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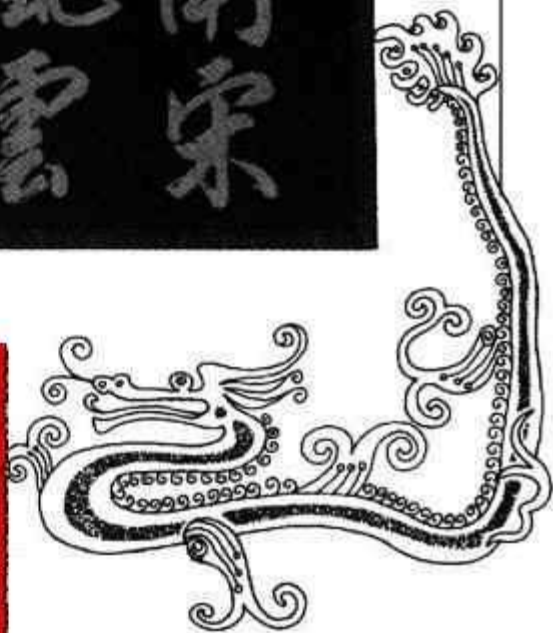
南宋风云录

《兵围王府》六





編文 傅伯星 貝新榮
 繪畫 傅伯星 來汶陽



内 容 简 介

韩侂胄凭借双重后台篡得大权，待后台一倒，自感势危，为建功固己，发动北伐，迅即大败，复又求和。衔恨于韩的杨皇后联合反战势力，发动政变，一举矫旨诛杀韩侂胄，结束了他长达十三年的专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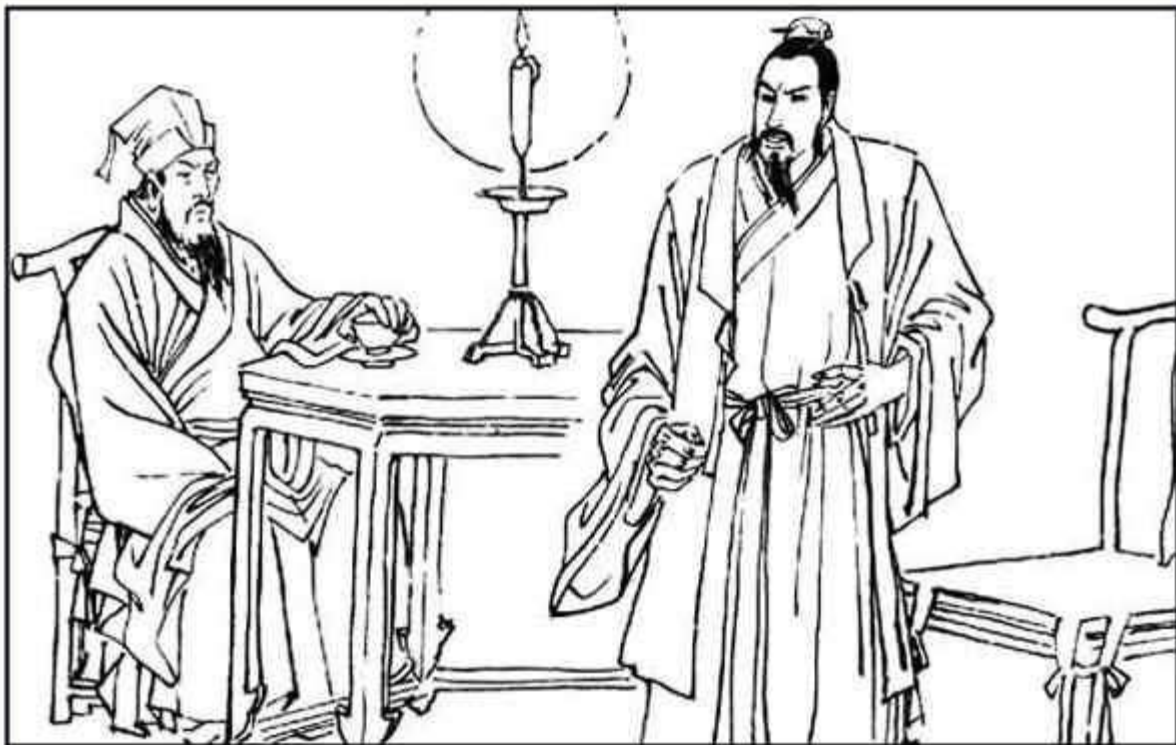
1. 韩侂胄居相十余年，位尊太师，权倾朝野，引起不少朝臣要员的不满。右司郎官张鑑是循王张浚的孙子，虽与韩侂胄有通家之好，也心存隙见。



2. 张鑑家住杭城之北，有“丽甲天下”的私人园林。一日半夜，忽有礼部侍郎史弥远来见，连忙亲自出迎。



3. 史弥远是孝宗时丞相史浩之子，一贯反对抗战，主张和议。一进屋，史弥远叹息说，韩侂胄已经对金国不宣而战了。



4. 张鑑一听，拍案而起，怒责韩侂胄假公营私，借名抗金北伐，实则另有所图，无非想建功自固罢了。



5. 原来，不久前吴太皇太后与韩皇后先后去世，韩侂胄感到失去了两座政治靠山，心中好不烦闷。



6. 接着。宁宗要另立皇后。韩侂胄认为杨贵妃（即妹子）颇有心机，不如曹美人柔顺易制，便与四姨太“满头花”商议，扬曹抑杨，以利己用。



7. 当晚，韩侂胄入见宁宗，扯到立后大事，说韩皇后生前曾说，她的不治之症是杨妃气成的，故不许立其为后。宁宗听了，敷衍道：“此事来年再议。”



8. 次日，“满头花”入宫见曹美人，说太师已决意荐她为后。曹美人不胜喜欢，答应一旦事成，必倚太师为重。



9. 哪知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杨妃得知此情，对韩侂胄恨之入骨，却不露声色，暗打主意。



10. 一夜，绍兴籍朝官杨次山忽然被召入后宫，弄得他莫名其妙，好不惶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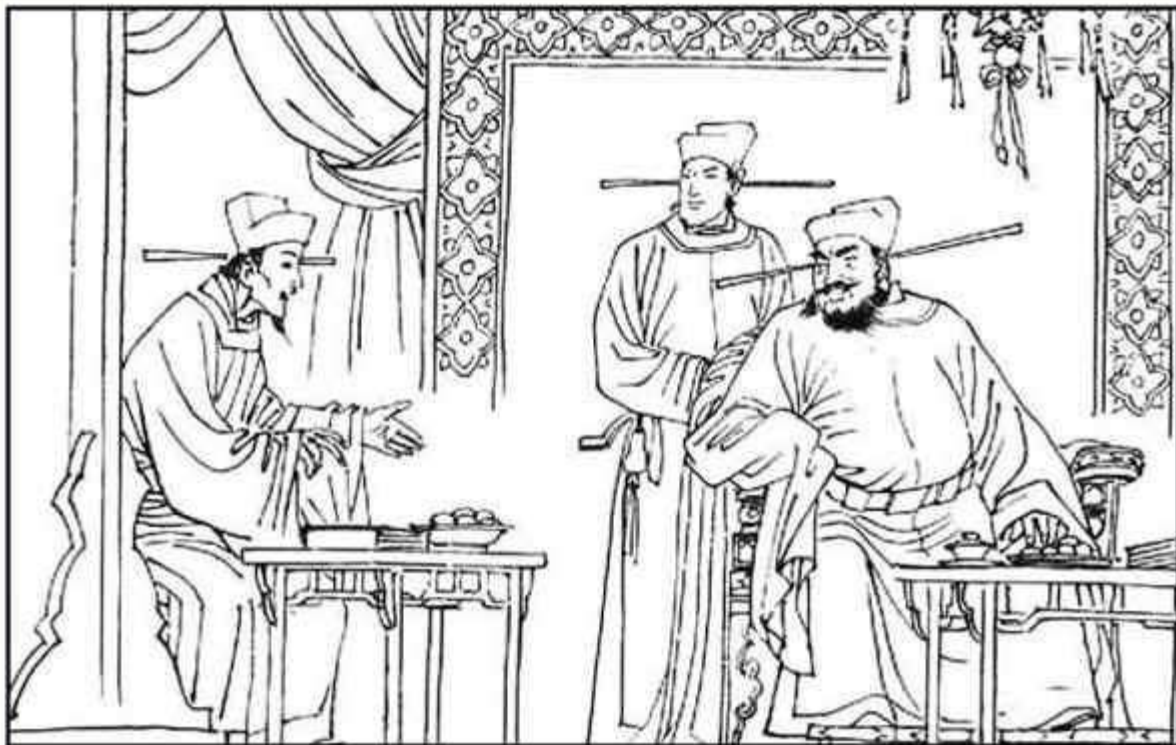
11. 杨妃见他进门，便痛哭起来。杨次山惊愕无措，待听出话由，立即放声干嚎，演了一出堂兄妹深宫相认的戏来，杨次山从此成了杨妃的耳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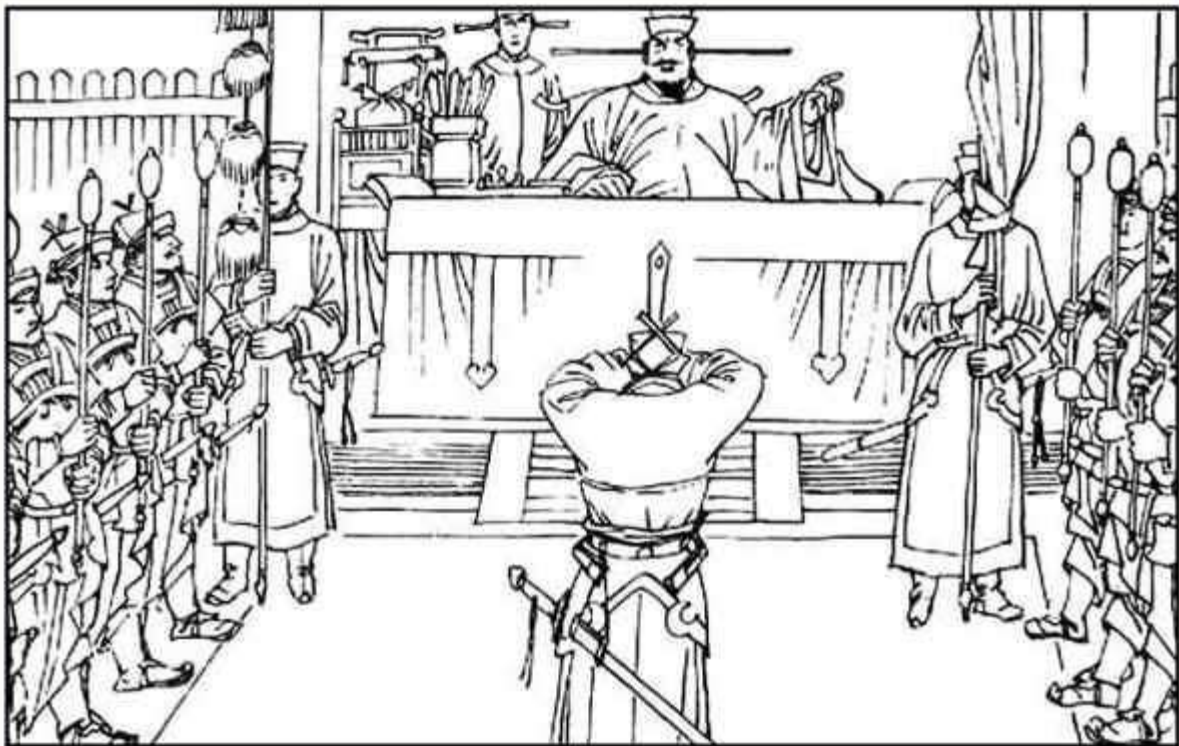
12. 杨妃又略使小技，使宁宗同意立她为后，并手书两份御批：“立杨贵妃为皇后。”当夜，杨妃便派心腹将其中一份送到杨次山手中。



13. 次日早期将了，杨次山取出御批，当众公布立杨为后的圣旨。韩侂胄猝不及防，虽恨已晚，只好另想办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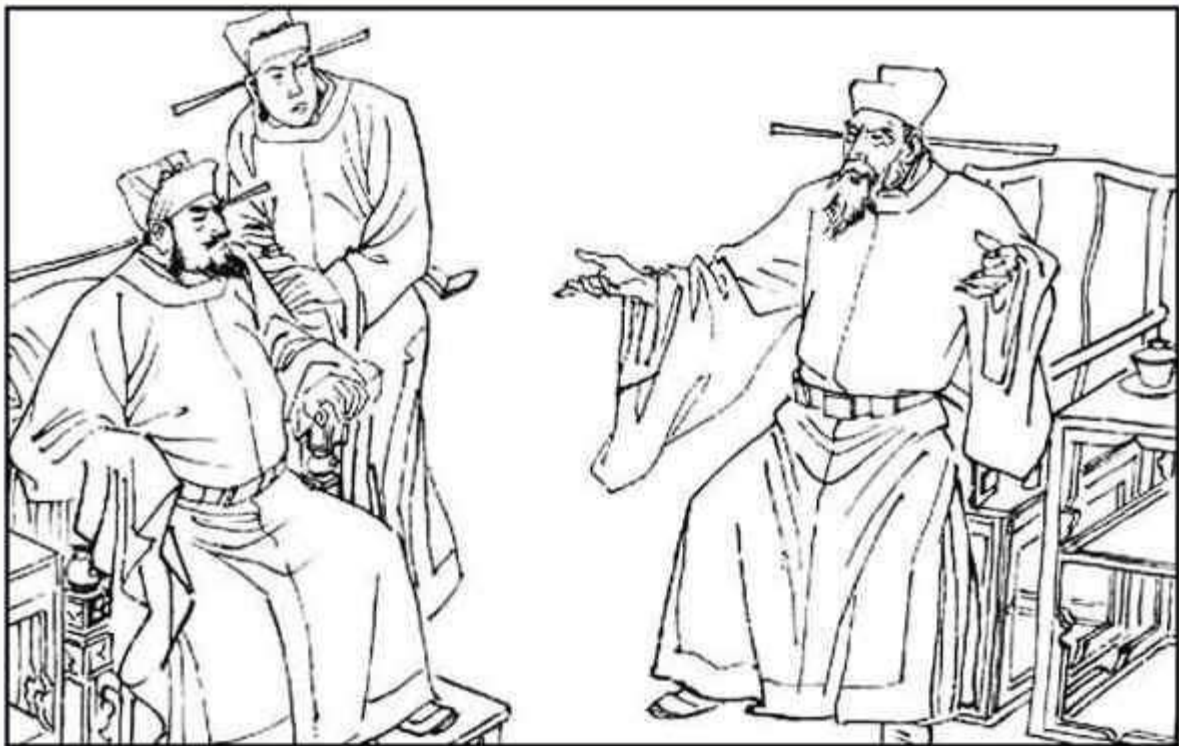
14. 这时，传来金国内乱的消息。韩侂胄听了回国宋使邓友龙的汇报，证明所传非妄，决定利用人民的抗金愿望，发动北伐，建立盖世之功，巩固自己的权势。



15. 不日，韩侂胄动用库金，募兵训马，加紧战备。为收买人心，撤消“党禁”，给赵汝愚、朱熹等“伪学奸党分子”全部平反。



16. 为了激励三军士气，追封岳飞为鄂王，同时剥夺秦桧生前死后的一切荣誉，一时大得人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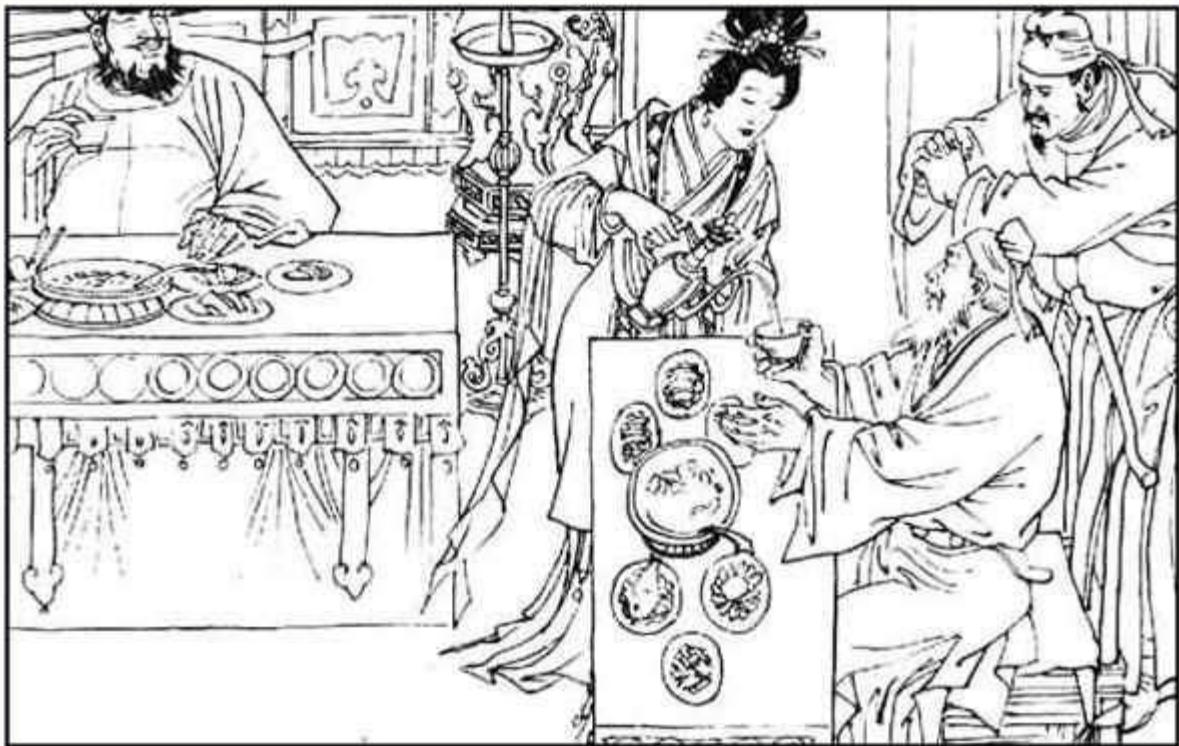
17. 抗金老将辛弃疾，受邀赶到杭州。与韩侂胄一谈，才发现议论不合。辛建议准备充分再打，韩决意速战速胜。



18. 辛弃疾因此无法在京任职，被调到镇江前线。不久，即被罢去，愤然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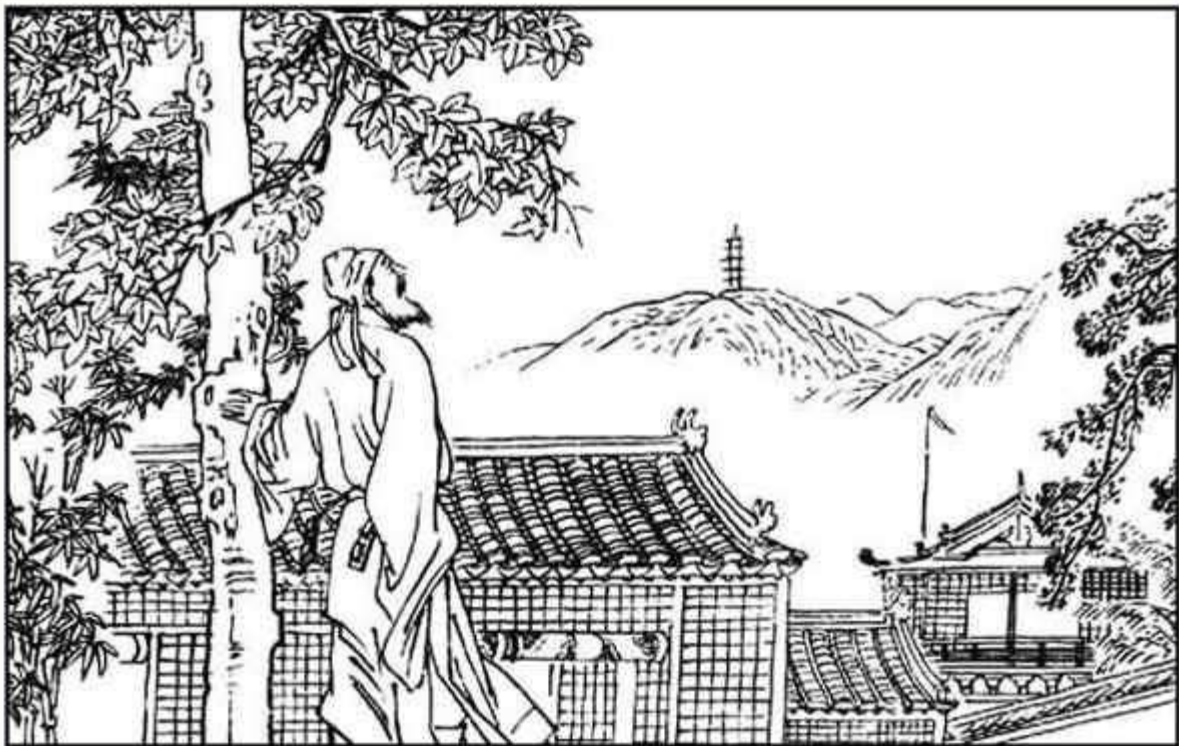
19. 年逾七旬的陆游，也应邀从绍兴赶到行都，以为可以为北伐大业献计献策，实现报国的宿愿了。



20. 当晚，韩侂胄在相府设宴，为陆游接风，命爱妾“满头花”亲自为他斟酒。



21. 说到北伐，韩侂胄大笑道，马上杀敌乃武夫之事。先生文才盖世，自当重用，岂可屈尊至此！日后大军凯旋，请先生多写些颂歌吧！



22. 韩侂胄不让陆游参与机密，让他编修前朝国史，又让他为自己新建的南园、阅古堂作记。陆游十分失望，完成编史后便悄然辞归。



23. 开禧二年（公元1206年）四月，韩侂胄对金国不宣而战。淮北金军毫无准备，被宋军打得大败，一举收复泗洲，虹县等地。



24. 战争打破了权贵们的清梦。张鑑、史弥远二人议定，发动朝野上书反战。



25. 武学生华岳率先响应，上书抨击韩侂胄借北伐谋私。韩闻讯大怒，将华岳逮捕入狱，遏止反战舆论。



26. 五月，宁宗加封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，位居丞相之上，总揽全国军政大权，下诏正式对金作战，宣布北伐。



27. 为此，韩侂胄组成了新政府。他的老师陈自强任相，哥们苏师旦指挥军事，邓友龙为江淮前线总指挥。三人中无一人懂军事。



28. 前殿帅之侄郭倪，为江淮宣抚使。他平时自比诸葛亮，送行时有人笑道：“木牛流马，尽以烦公！”



29. 措置好东线，却找不到一员猛将，出任西线四川的主将。丞相陈自强建议，说他已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



30. 此人就是已故四川抗金名将吴玠的孙子吴曦。他小时出言犯君，被父亲投入火炉，要将他烧死。幸亏家人抢救及时，只留下一脸伤疤，人称“吴大疤子”。



31. 赵汝愚任相时，发觉吴大疤子心怀异志，便将他调到杭州，担任殿司副职，把他软禁起来。



32. 吴大疤子趁机派心腹收买画工，将皇帝的各种装备、仪仗，偷偷画下图样，以便日后自立为王。



33. 这时，他见时机已到，便以重贿买通陈自强，请他出面说情，放他回四川领兵。



34. 韩侂胄见是老师提议，便任命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。吴曦受命后，一出武林门，就庆幸道：“这下放虎归山了！”



35. 四川宣抚使程松，原是杭州钱塘县知县，靠献美女得任要职。他见吴曦到任后天天请他玩乐，竟一丝不知其计。



36. 在暗中，吴曦派出门客姚巨源，与金国密谈，献上四川版图，被金国秘密封为蜀王。



37. 金国在淮北吃了败仗后，立刻调集大军，把宋境偷偷包围起来，围攻宿州。



38. 郭倪亲自出马，决心一展“再世诸葛”的雄风。谁知一触即溃，率先逃遁。



39. 他的堂弟、副将郭倬、郭憺，也是银样蜡头枪，立时大败。郭倬在蕲州被金兵包围，眼看就要被俘。



40. 为保全自己性命，郭倬竟下令将部将田浚迈绑了，交给金兵，说这场战争是他挑起的，才乞得一条生路，狼狈逃归。



41. 东线宋军的其他几名将领，也连连战败。寿州、唐州、蔡州的进攻部队，无一成功，却死伤无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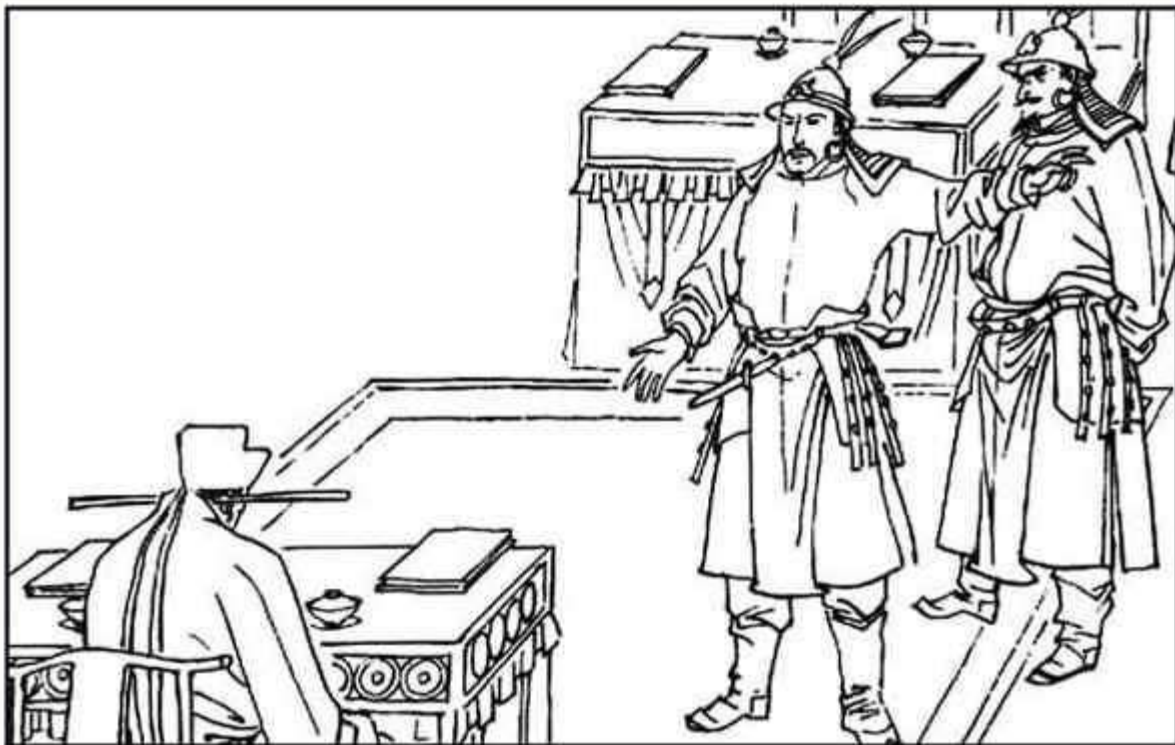
42. 正当各地败报飞入宋廷，韩侂胄盼望西线赶快出兵之时，传来了一个晴空霹雳：吴曦叛宋降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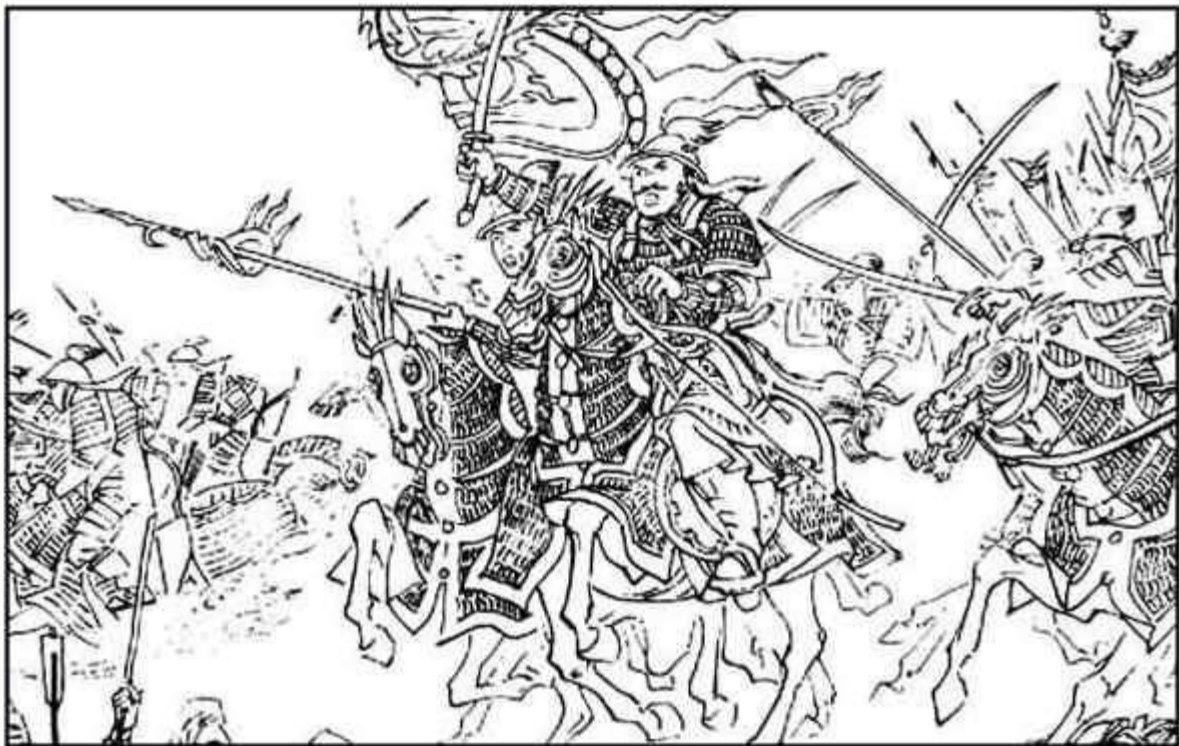
43. 程松事先一无所知，猛听此变，连忙上马出逃，才算保住了一条老命。



44. 东线全军溃散，西线不战自降。南宋朝野，惶恐不安。只有陈自强、苏师旦之流，照样招权纳贿，拥妾纵饮，歌舞竞夕，毫无愁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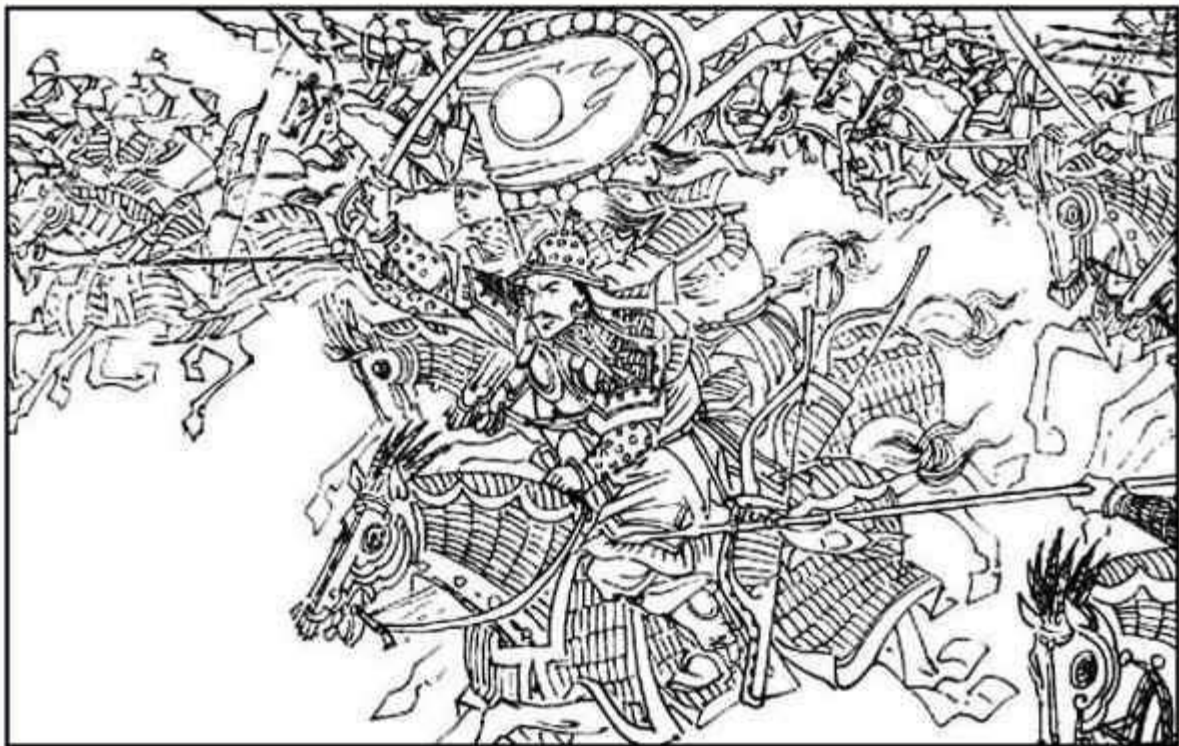
45. 不日，金国派使前来问罪，责备宋廷自负盟约。宋朝官员自觉理亏，无以言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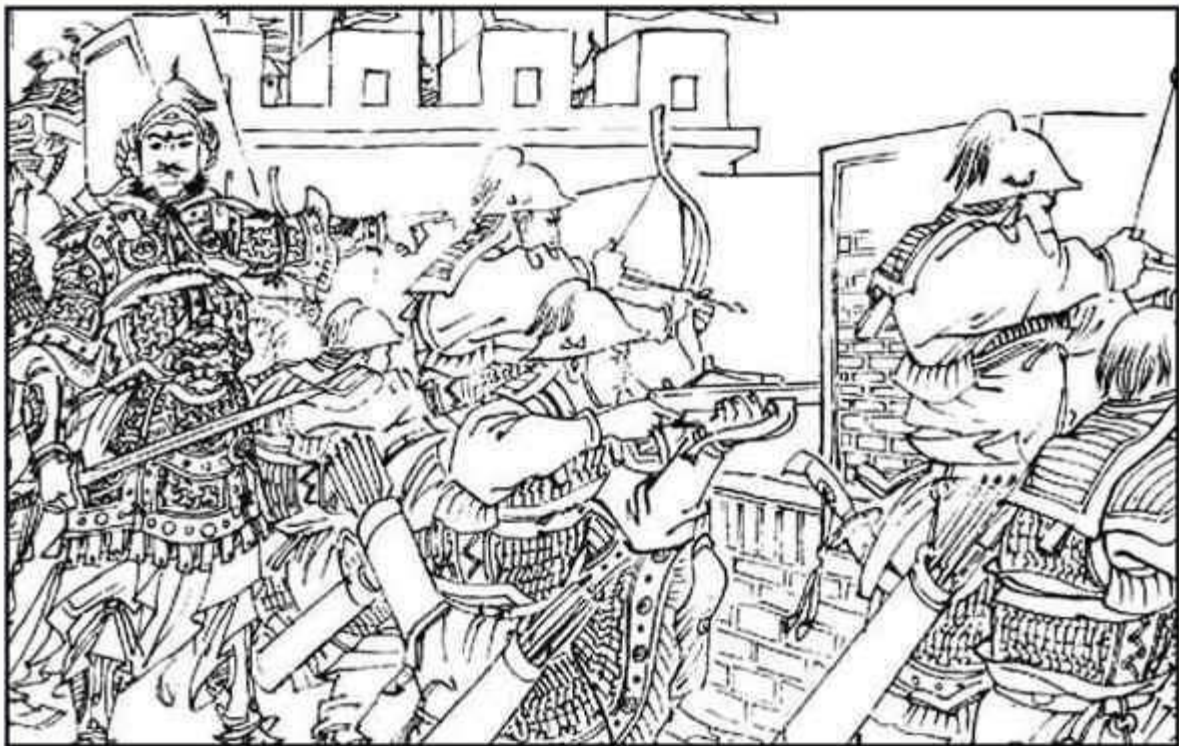
46. 过了月余，金将率军十余万，从颖寿、涡口、陈仓等地，分九路渡淮南下，势如破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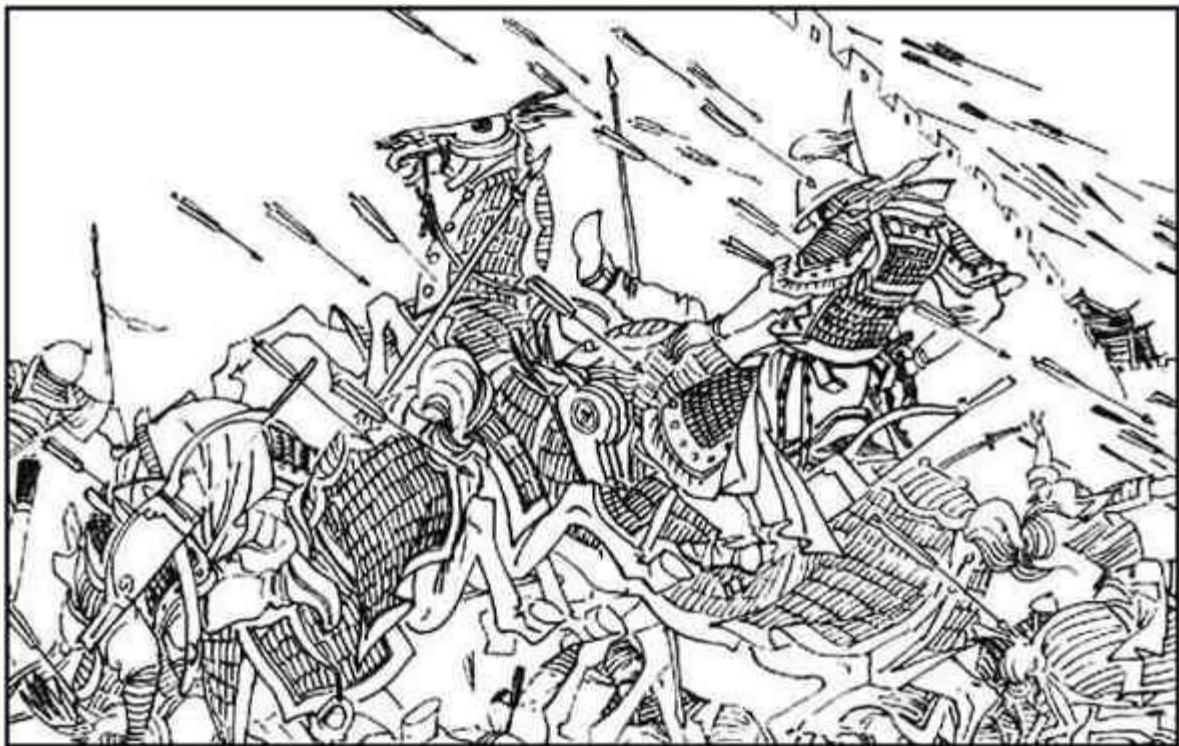
47. 郭倪闻风先遁，丢下扬州，一溜烟地向南逃跑。说到败绩，当众垂泪呜咽，被人笑称为“带汁诸葛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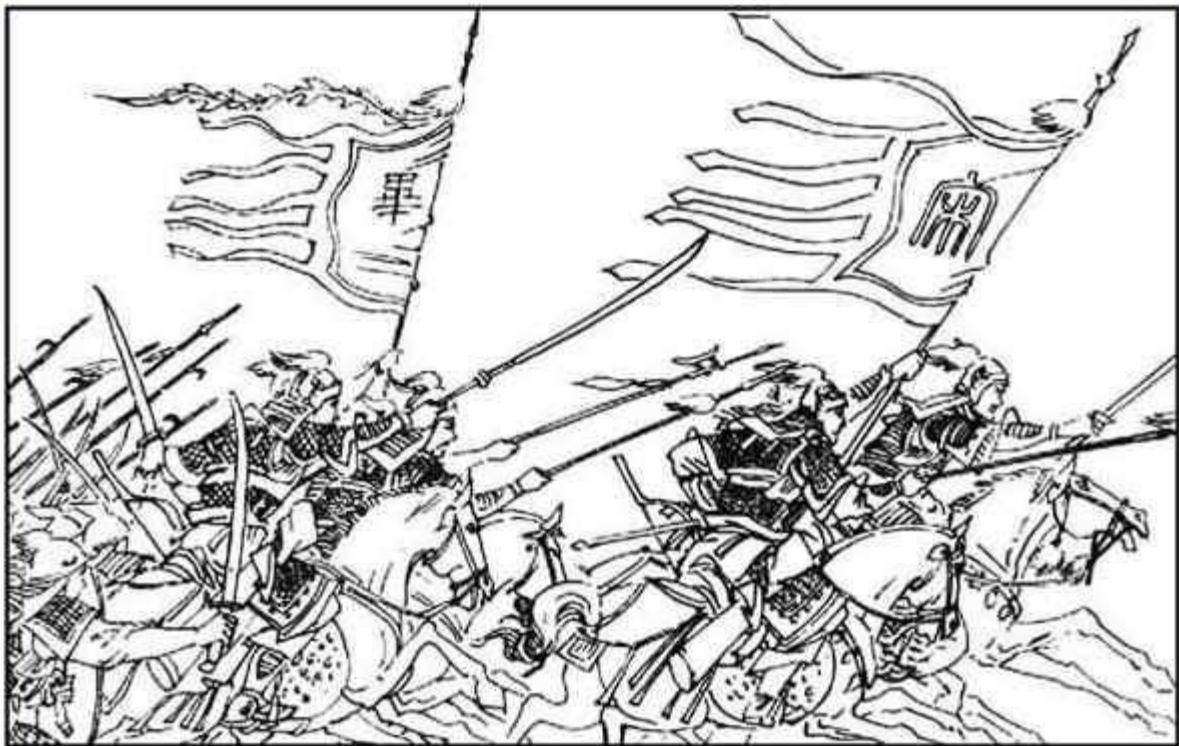
48. 金将那肯干休，带了大队人马，强攻扬州。



49. 扬州宋将毕再遇命令士兵埋伏在南门，自率弓手登城，偃旗息鼓，满弦以待。



50. 等到大队金兵蜂涌而至，城上万箭齐发，顿时毙敌无数。



51. 接着，城中伏兵突然冲出，杀退金兵。



52. 由于毕再遇与众将浴血奋战，才保住了扬州，挡住了金兵的攻势，总算没有让他们打过长江。



53. 再说吴大疤子称王西蜀，坐了四十一天王位，就被部下的爱国将领杀死，传首行都，四川方才失而复得。



54. 韩侂胄见自己委任的将领，无不一败涂地，自觉丢尽颜脸。为了挽回影响，他唆使李壁弹劾苏师旦，舍车保帅。



55. 不日，苏师旦罢官，远谪韶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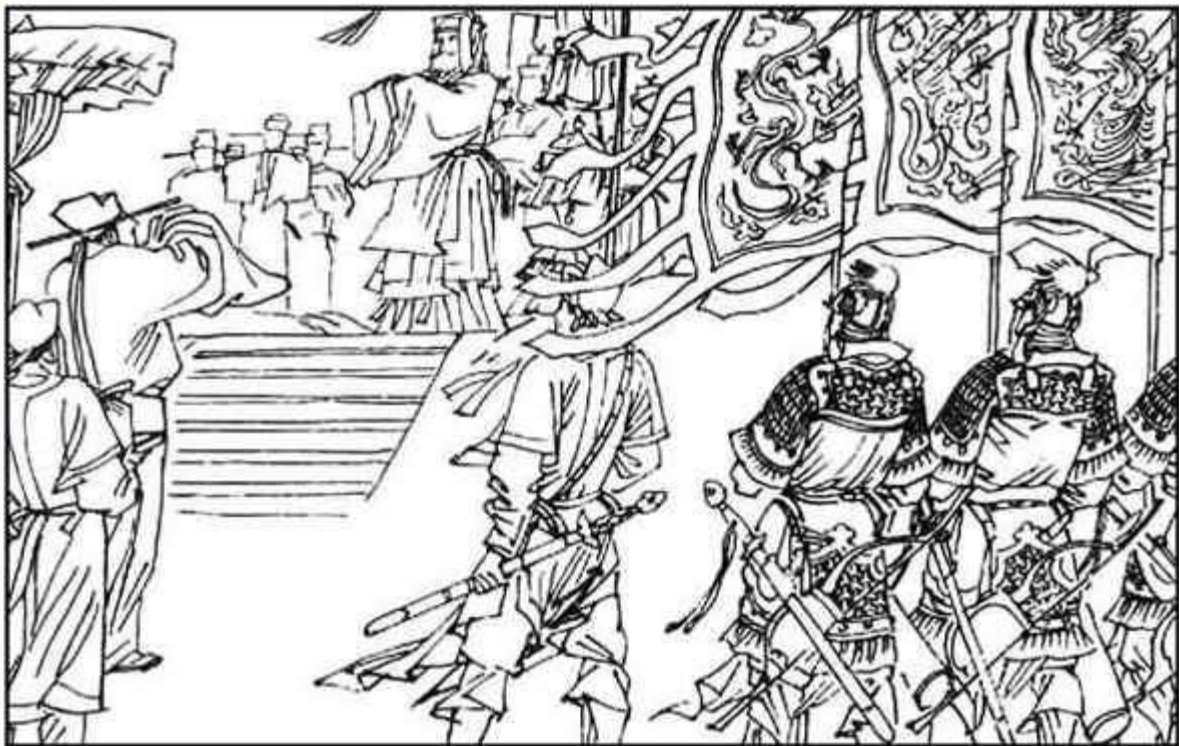
56. 接着，在镇江枢密行府将郭倬斩首示众。凡败军之将，尽行降贬。



57. 这时，韩侂胄才想起辛弃疾的话来，赶紧派人飞驶江西铅山，请辛弃疾来京主持军事，挽救危局。



58. 辛弃疾抱病接诏，准备连夜上路，不想病已不支，握剑连呼“杀贼”，于当晚逝世，终年六十八岁。



59. 韩侂胄闻报，悔之已晚。任命邱崇为两淮宣抚使，督视江淮军马，并亲自送行，望他支撑残局。



60. 这时，战事初歇。韩侂胄忙差人示意邱崇，如无力抵御，可取和议。金国见南进受挫，也有此意。



61. 不日，宋使启程出发。过了长江，只见满目伤痕，果然好不凄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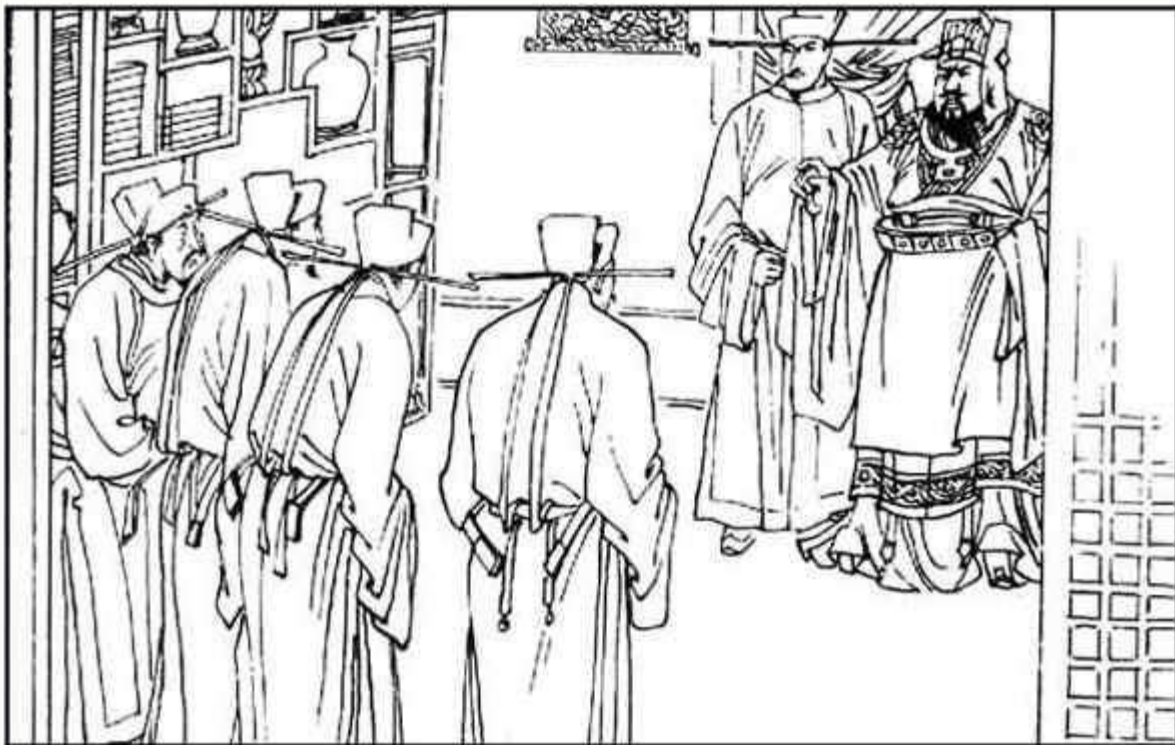
62. 金帅仆散揆提出和议的先决条件：一要宋廷称臣割地，二要交出挑起这场战争的祸首，否则不和。



63. 宋使根据韩侂胄旨意，说这次用兵，是苏师旦等人惹的祸，现已贬黜，请勿再究为好。



64. 金帅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如韩侂胄无意用兵，苏师旦怎敢专权？消息传来，韩侂胄又惊又恼，日夜焦急，几天之间，须眉皆白。



65. 拖了很久，仆散揆病死前线，金国左丞相彦完颜宗浩继任其职。韩侂胄闻讯，派人物色善辩之士，以求重开和谈。



66. 萧山县丞方信孺言词侃侃，誓死报国，被任为国信所参议官，出使金营，即日启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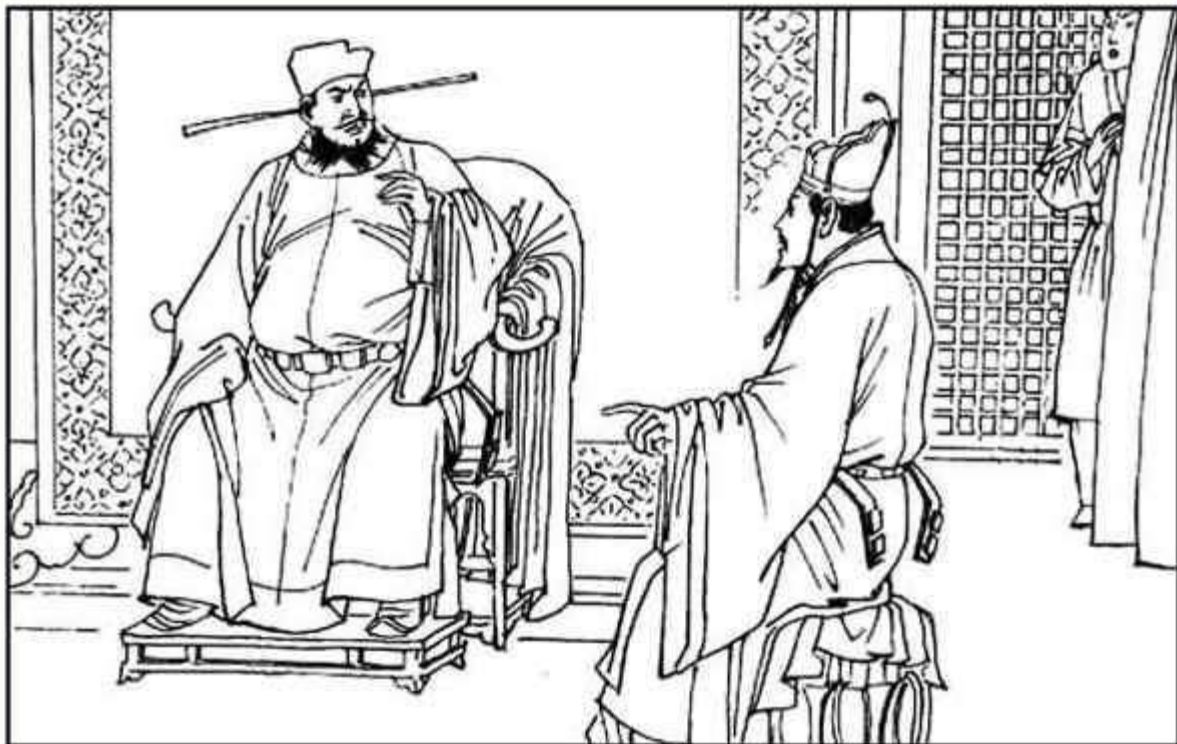
67. 方信孺一到濠州，金将就横蛮地责令他送来首谋，再商和谈。方信孺毫不屈让，从容地说：“要送还俘虏可以，要缚送首谋，办不到！”



68. 金将大怒，把方信孺关进监狱，日夜威逼。方信孺说：“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你们不让我见完颜宗浩是没有道理的！”



69. 完颜宗浩这才接见了，他，提了五个条件，派人送他过淮河，让他回去奏明宋主。



70. 韩侂胄立即在家中召见方信孺。方信孺说，金人要五件事：一割两淮，二增岁币，三索归附人，四添犒军银，……



71. 韩侂胄见他到此言止，道：“但说无妨”。方信孺踌躇片刻，说：“五要太师头颅。”韩侂胄变色而退。不日，方信孺降官三级。



72. 但一手难遮天下。“金国要韩太师首级，方可议和”的消息，顿时传遍杭州的大街小巷。



73. 韩侂胄用心不纯，用人不当，作风不正，谋划不精，导致北伐失败。两淮灾民，涌入行都，怨声载道，连原先拥护他的人都失望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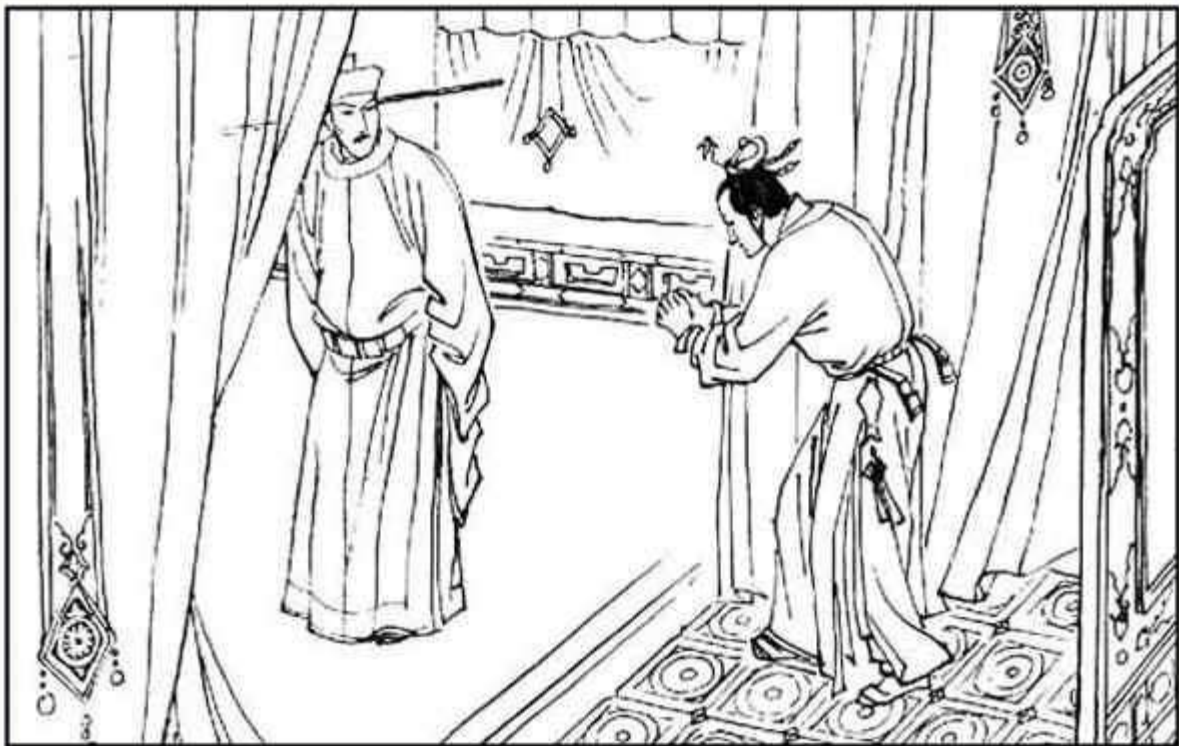
74. 史弥远、张鉉，见北伐失败，人心浮动，再次密谋遂韩之计，以为不遂韩便国无宁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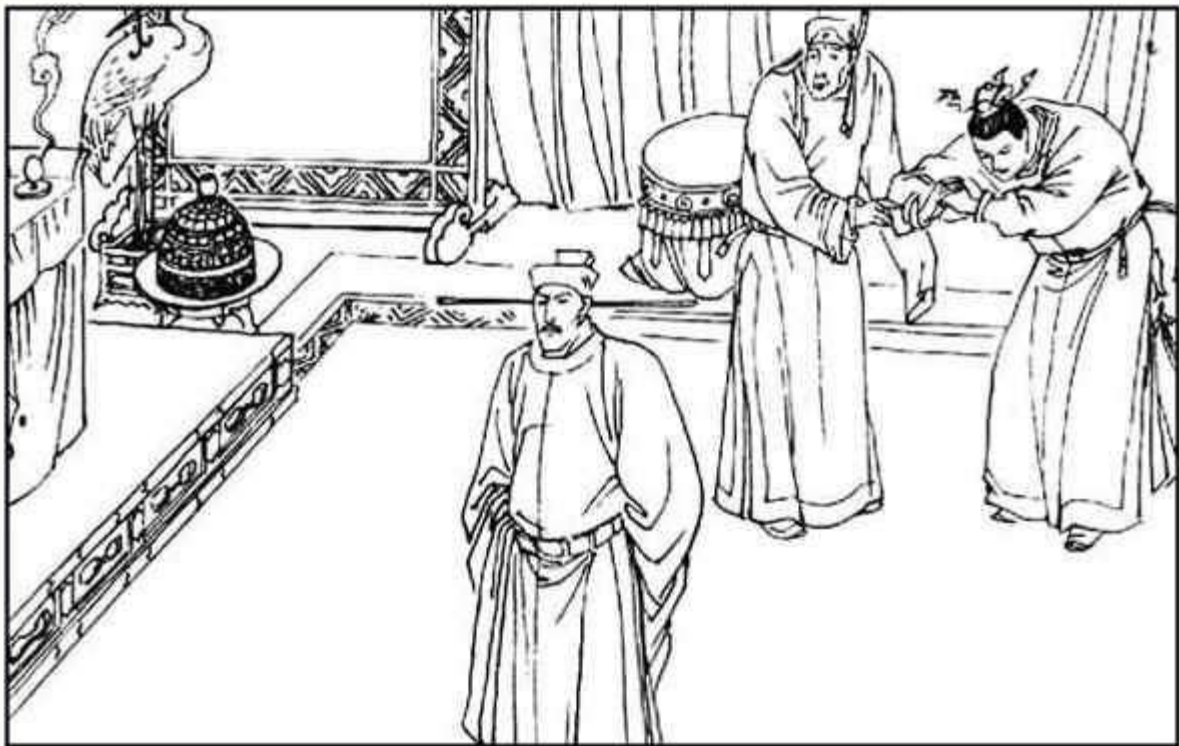
75. 不日，便有朝官上书劾韩，宁宗却无表示。



76. 杨皇后得悉此事，终于抓住向韩侂胄报私仇的机会。



77. 首先由皇子赵曦出面，向宁宗奏告，说韩侂胄轻启兵端，重开边衅，危迫社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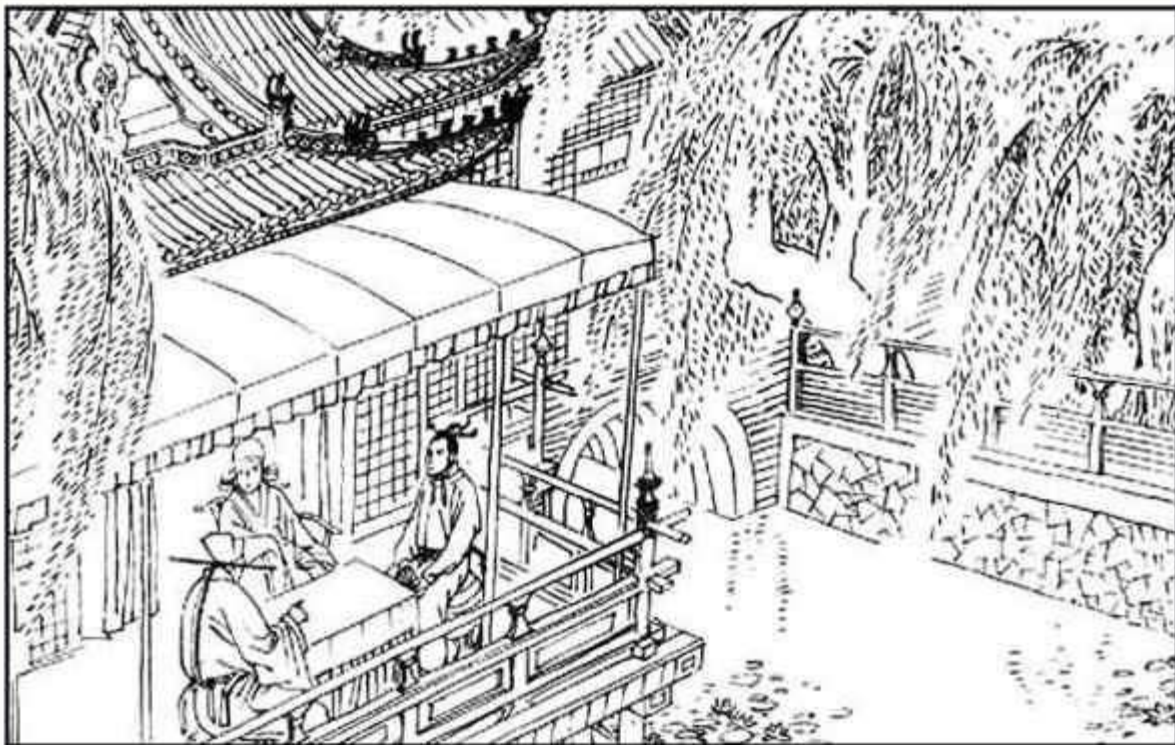
78. 宁宗听了，反批评赵曦不识大体，吓得他唯唯告退。



79. 杨后亲自出马，说韩侂胄发动北伐，为的是扩大自己的权势，如今兵败祸国，应予问罪。



80. 宁宗却说，所传未必确凿，待查明后再予罢黜不迟。



81. 杨后见计不成，怕反受韩侂胄报复，急召杨次山来议，要他物色能干角色，一定要把韩侂胄除掉。



82. 史弥远是皇子赵曦的老师，听了杨次山的话，二人一拍即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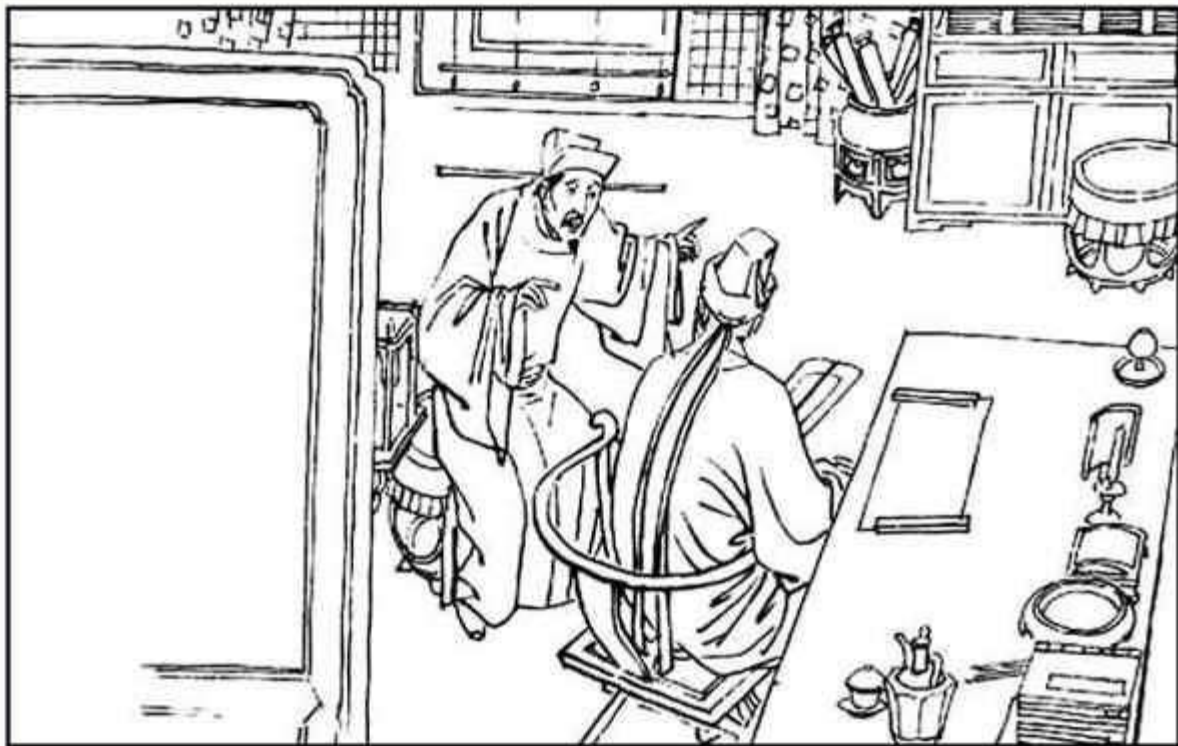
83. 从此，杨次山、史弥远、张鑑、卫泾、李璧、钱象祖等，暗中形成了一股反韩势力，常在一起密谋对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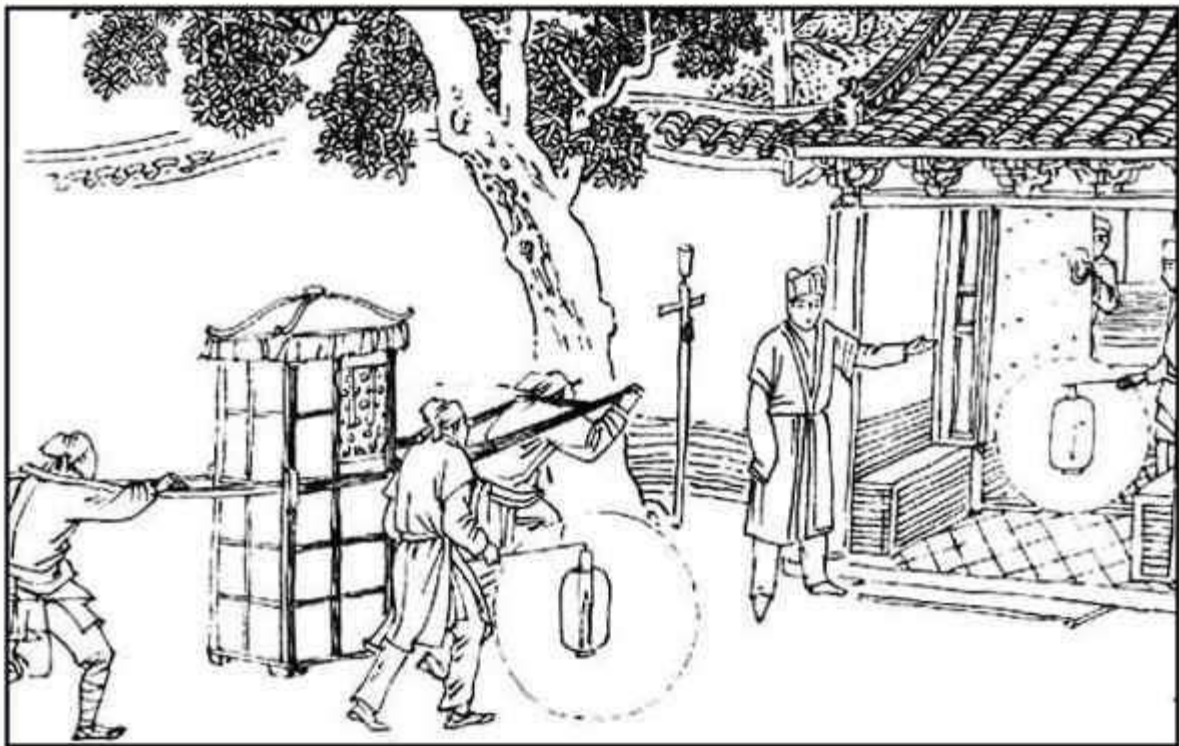
84. 一天，韩侂胄在都堂遇见李壁，突然问：“听说有人欲行谋变，不知李参政知否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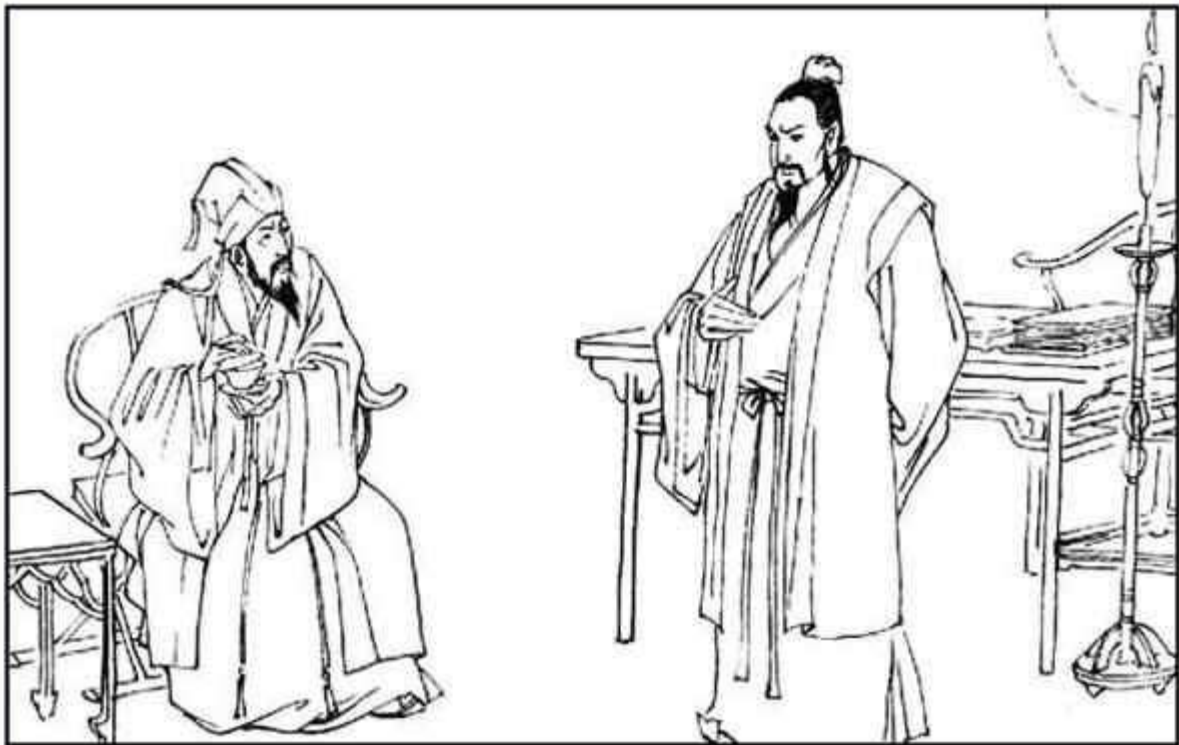
85. 李璧暗吃一惊，涨红脸说：“恐怕不会有这种事吧！”韩侂胄冷笑道：“我谅他们也不敢！”



86. 当晚，李璧急告史弥远，说韩侂胄已有风闻，须先下手才好。



87. 史弥远不敢怠慢，赶紧乘轿夜访张鑑。



88. 张铉沉吟半晌，说：“事既如此，不如杀了此人，以绝后患！”



89. 史弥远呆了一会，称赞说：“好！老兄不愧为将门虎种！”



90. 定计后，由杨次山密告杨皇后。杨皇后说，官家那里，她自会周旋。



91. 开禧三年（1207年）十一月一日，杨皇后派人送下伪造罢韩密旨，交给史弥远、张鑑、钱象祖等人。



92. 钱象祖自告奋勇，前去联络禁军。当晚换了装，悄悄上了将台山禁军司令部。



93. 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听了，支吾不语，不敢表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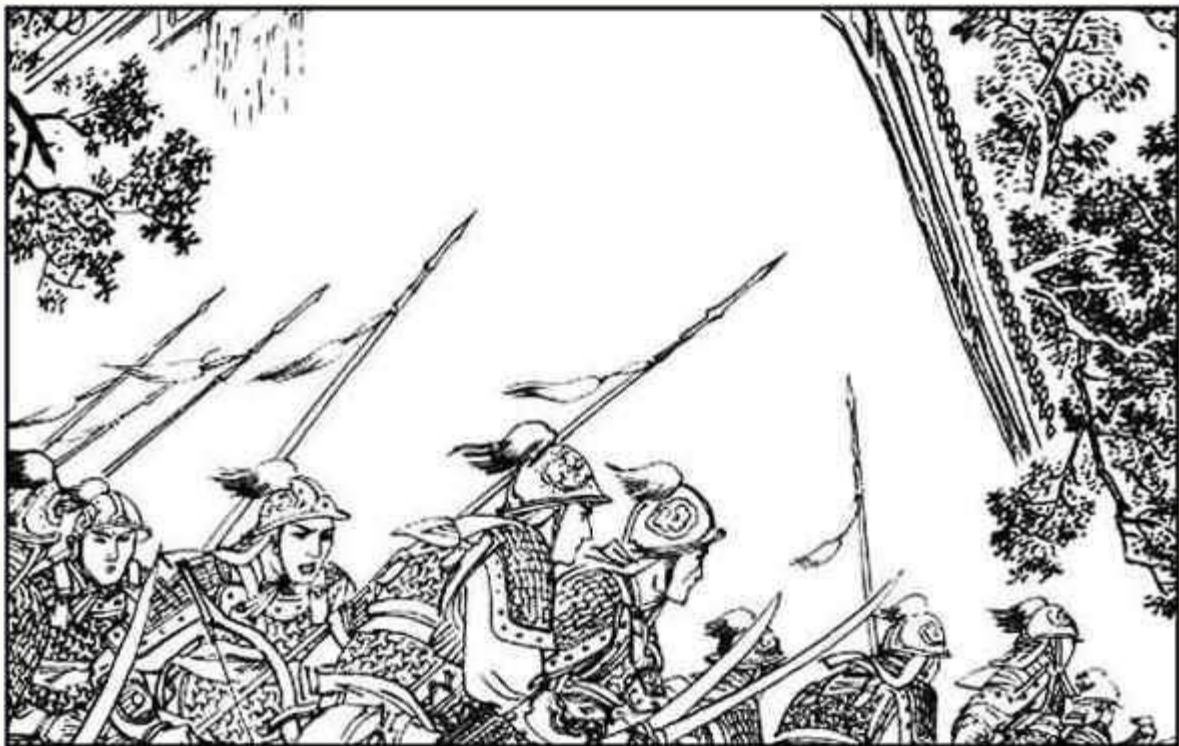
94. 钱象祖取出“御批”，说：“你若不信，有圣旨在此！”夏震看罢，悚然听命，说：“既有君命，臣当力行！”



95. 十一月二日晚上，宝莲山（今称瑞石山）下韩王府张灯结彩，宾客如云。张鑑也携礼而至，庆贺韩侂胄的四姨太寿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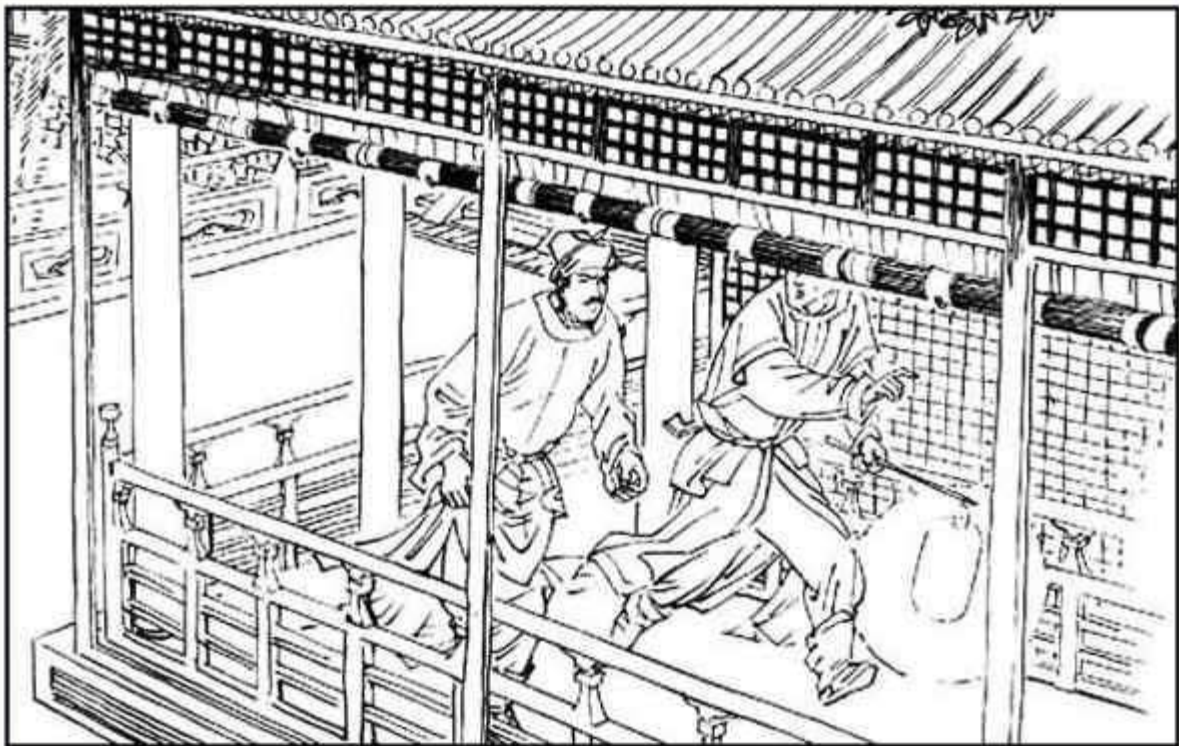
96. 张铉称韩侂胄为“三哥”，韩呼其为“五哥”，分外亲切，被邀坐于韩侂胄之旁。



97. 当韩王府内舞乐大作之时，全副武装的禁军，在夏震指挥下，已悄悄地包围了王府。



98. 韩王府总管周筠，正在指挥宴乐，忽被门人叫出。那人对他一番耳语，只见周筠脸色徒变。



99. 周筠跟了门人，匆匆下楼，过长廊，穿后园，一路小跑，直奔大门。



100. 至大门，告密人已离去，只留下一份密报，上写“十万火急”四字。



101. 周筠心知有异，立即返身入内。刚过长廊，忽听扑的一声，如瓦坠地，不觉一惊，立即出廊搜寻。



102. 时近二更，满院沉寂。周筠一路寻觅，直至后院墙下，才发现已碎的坠瓦。



103. 周筠正在寻思，这瓦为何自坠，忽听墙头似有人声，不觉一惊。



104. 原来一支禁军从山上下来，包围了王府西侧府墙。两名禁军爬上一株大樟树，正在向下窥望。只听一人说：“这伙奸臣还在作乐，却不知死到临头了！”



105. 周筠闻声大惊，飞奔下坡，直奔宴厅。



106. 这时的韩侂胄，被张鎡频频劝杯，已是薄醉，见周筠气急败坏上前低语，不由脸露愠色。



107. 周筠再欲申辯，被韩侂胄骂道：“败兴鬼，下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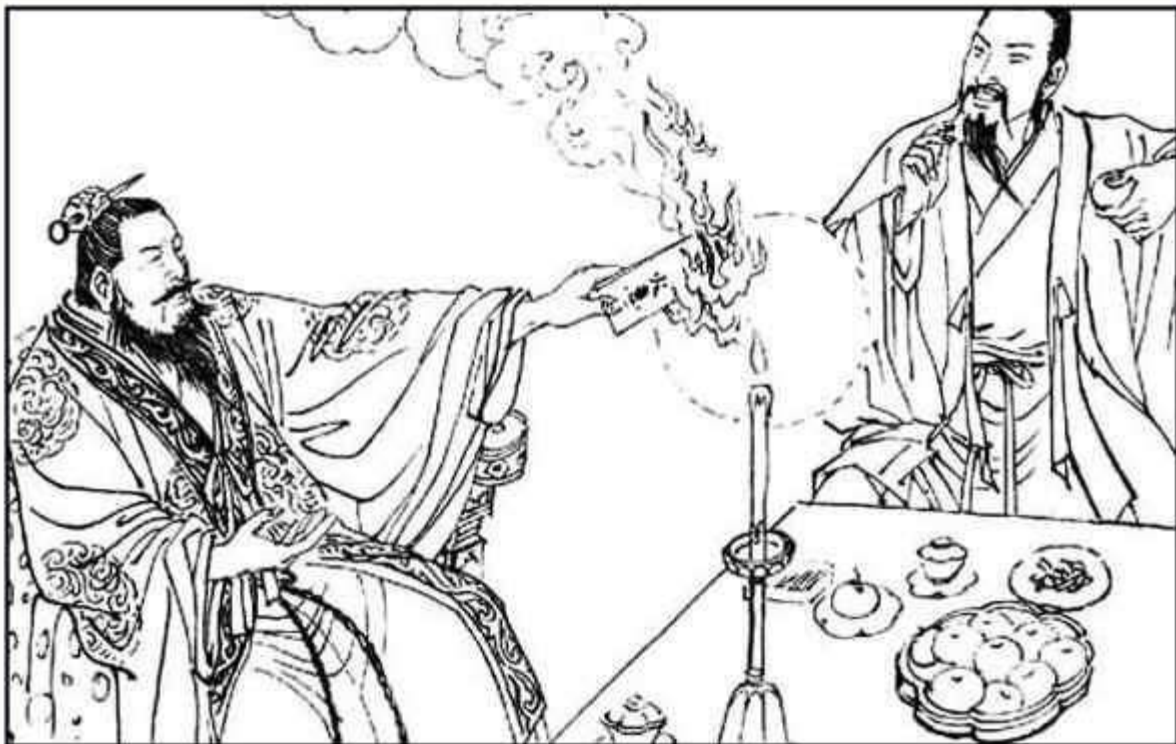
108. 张鉉见状，暗暗吃惊，却强作镇静，反夸周筠忠于事主。



109. 周筠趁机上，递上密报。韩侂胄更恼怒，一挥袖将密报打落在地，怒斥道：“还下去！”



110. 张铤拾起密报，递到韩侂胄面前，说：“也许事关重大，三哥不妨过目才是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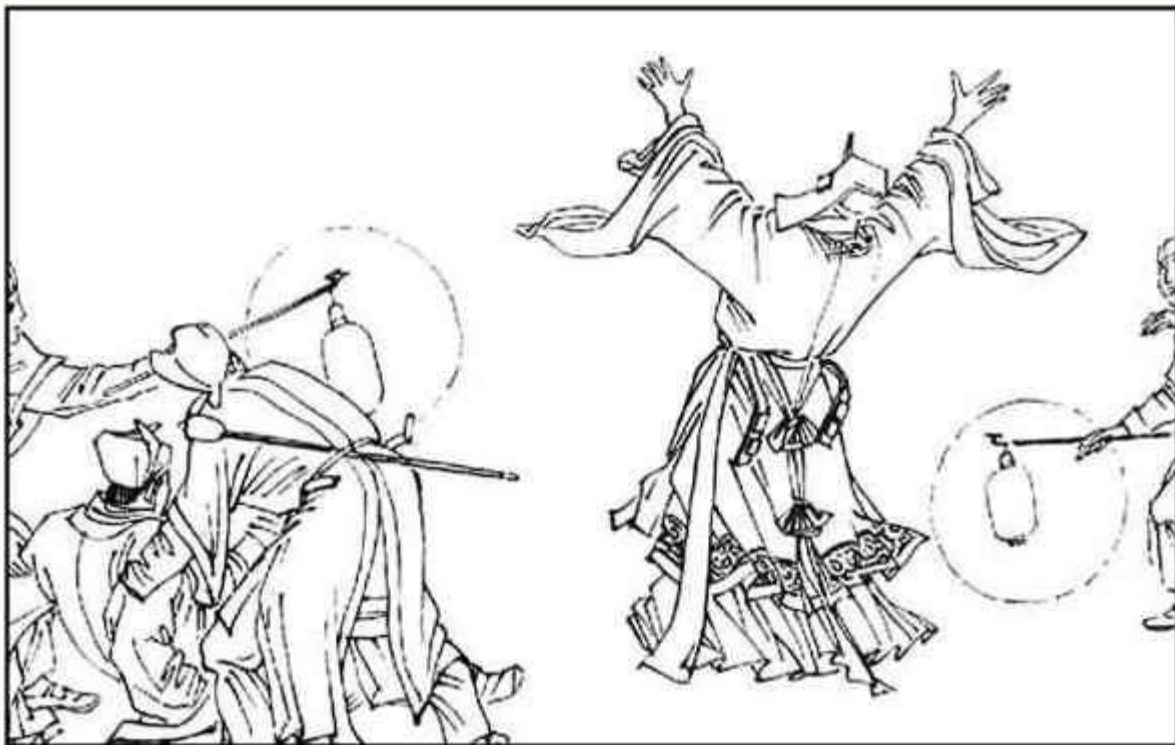
111. 韩侂胄按过密报，不看一眼，放在烛上烧了，说：“大惊小怪，还不是想邀功请赏！”张鎡心中的石头，这才落了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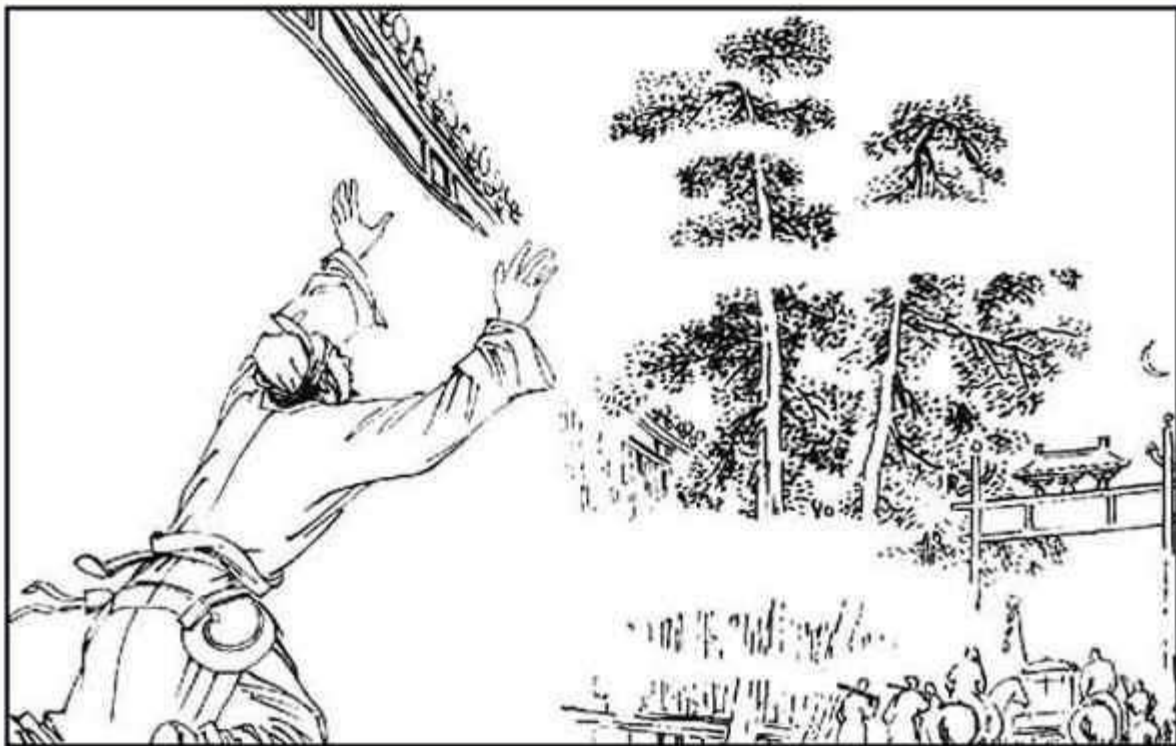
112. 待宴尽客散，四更鼓响，韩侂胄酒醒糊涂，更衣下楼，要去上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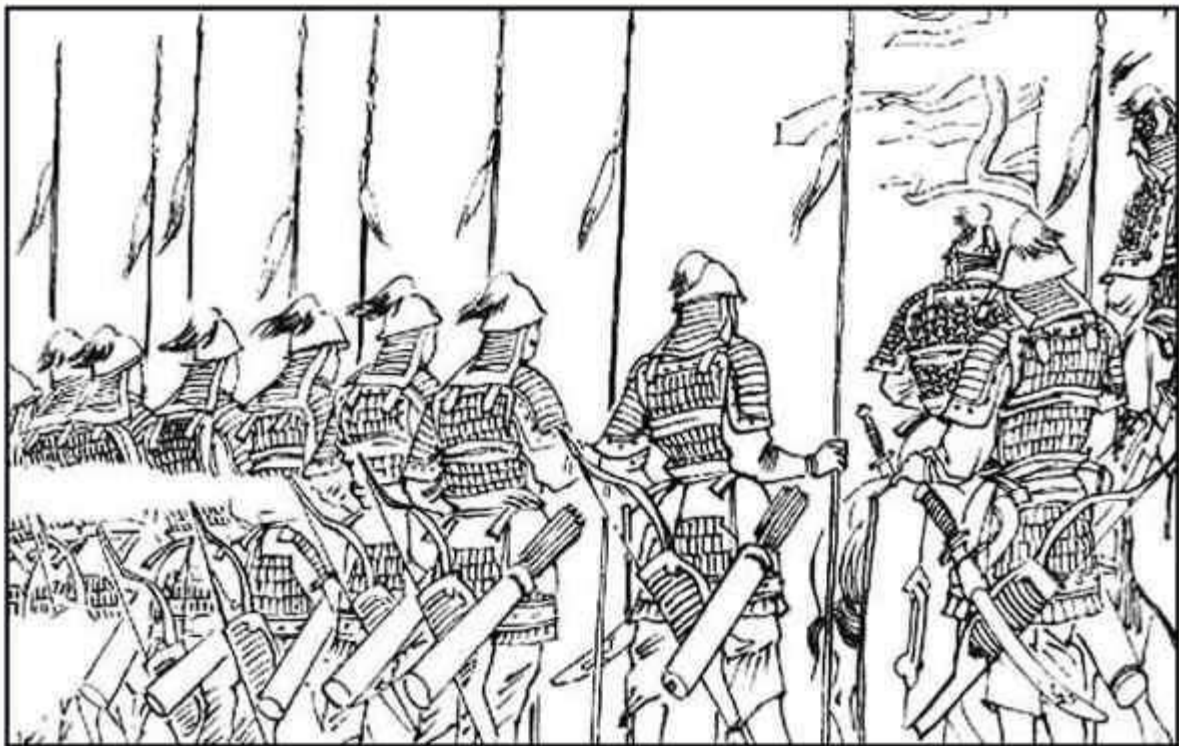
113. 刚要出门，暗地扑出一人，扑住韩侂胄大腿不放。只听周筠哀告道：“太师，今日千万不可上朝！有人要害太师啊！”



114. 韩侂胄飞起一脚，将周筠踢开，眦目向天，连声大吼：“谁敢，谁敢？！”



115. 吼罢，韩侂胄出门登车而去。待周筠赶出门来，还想阻拦，那车已消失在晓雾弥漫的巷口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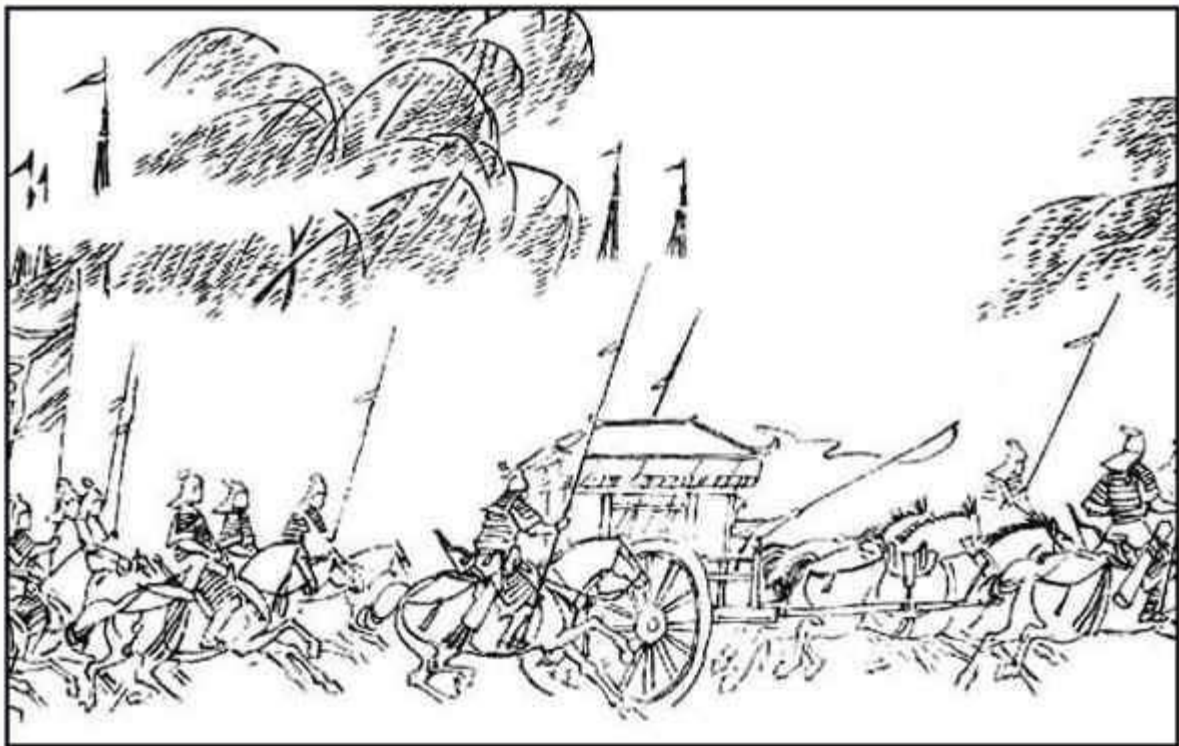
116. 车子一出巷，气氛果然不同。全副武装的禁军，已经站满了街道两旁，切断了去皇宫的路。



117. 车至六部轿边，即被禁军截住。驾士与侍卫全被押走，两名禁军跃上车来。然后啪啪两鞭，车转向东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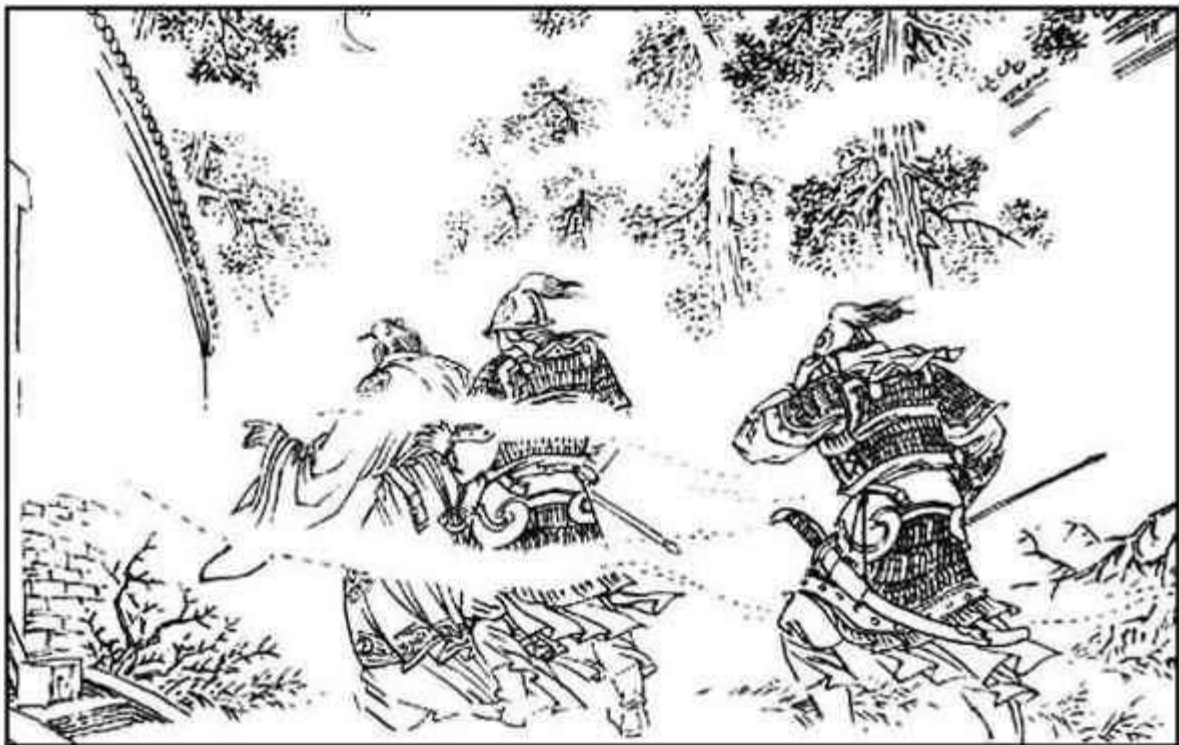
118. 韩侂胄大怒，斥道：“谁敢对大臣无礼！”话刚落，背上即挨了一鞭。一军士道：“国贼，不许说话，已罢你平章军国事！”



119. 车子由左右骑兵夹着，开出候潮门，沿钱塘江大堤向南飞驶。



120. 车嘎然而止。韩侂胄被押下车，吃惊地才发现到了玉津园——皇家体育场。



121. 夏震命郑发、夏挺把韩侂胄押往前去。途径一座小门时，韩侂胄对二人说，放我出去，就封你们为节度使。但无人回答。



122. 走到一个磨刀坑的地方，夏震命令韩侂胄跪下，听读圣旨。



123. “韩侂胄久任国柄，轻启兵端，使南北生灵，枉罹凶害，……”。刚读到罢韩处，背后金瓜锤猛地一击，韩侂胄立时身亡。



124. 诛杀韩侂胄的消息，立即由杨皇后奏告宁宗。宁宗不由一怔，说：“北伐若打赢了，未尚不是好事，何须诛杀？”原来所谓的“圣旨”，只是杨皇后瞒着宁宗伪造的。



125. 事已至此，宁宗只好颁示百姓，说韩侂胄是战争首祸，下诏已诛。接着驱逐韩党，陈自强等人均被革职、抄家、流放，苏师旦斩首。昔日权臣，一朝倾覆。



126. 参与诛韩的官员，一一加官晋爵。史弥远升为丞相，掌握了朝中大权，成了南宋王朝新的实权人物。次年改元为嘉定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第七册《太子惊变》。